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諧鐸 第十卷

**道人神相** 江陰某翁，富甲一鄉，年四十餘無子，買妾李氏，逾年舉一男。有道人款其門，闖入呵止之，喧聲達內座。翁出詢。道人曰：「山僻野人，耳名久矣，今來投謁，不過借此博一醉耳。何門者見拒之深也？」翁延之入，命家僮設酒具。道人連罄三十餘觴，都無醉意。翁異之，問：「道人有秘術，能賜教否？」道人曰：「僕無他能，惟相人富貴貧賤，差不謬。」翁啟冠，命道人相。道人諦視久之，曰：「君遍體俗骨，五官俱帶濁氣，臉上犬毛積寸許，此真富翁相也。惟額角一股清氣，深入肌裡，隱隱作餓墳，恐後此饑寒不免耳！」翁曰：「噫！子言過矣！以予薄產，縱不權子母，閉戶食之，子若孫不能盡也。」道人笑曰：「是有定數，道人何知焉？」因令遍觀家人，都無言。適乳媪抱兒至，道人驚曰：「此即破家子也。」翁曰：「其相若何？」道人曰：「按是兒部位，歲十二當入學，十五登賢書，十六成進士，官翰林。蚤達，恐其不壽。」翁曰：「若此，則克家子也，何言破家？」道人曰：「才與財相剋。君所以坐擁百萬者，以五六世識不得一字。今有子能文章，登翰苑，恐百丈銅山，將歸烏有也。」翁漫應之，道人亦辭去。

兒漸長，延名師教之。讀五經、《史》、《漢》，過日輒了了；而翁日持籌握算，百無一利，四五年虧本無算。兒年十二，果入邑庠；翁典舖被火，賠累不下數萬。越三年，兒舉孝廉；翁置洋船七，盡覆於海，諸伙眷屬訟諸宮，貨其沃產，上下賄賂得免。明年，兒捷南宮，授庶常，迨泥金報至，翁與妻若妾，已僦居敗屋中矣。猶冀兒貴門庭，可以重整。不半載，卒於官，一家凍餓而死。

道人之言全驗。

鐸曰：「榜上名題，牀頭金盡。二指大風流帖子，禁財神第一靈符也。乃望子克家，寧甘破產，卒至填溝壑而不悔，翁亦人傑矣哉！」

### 和尚婆心

泰和真生，年弱冠，貌極豐美，而卓錫無地，寄居招提寺東刹。時西院來一顛僧，有奇術。私謁之，且訴其貧。僧曰：「讀書人貧亦何病？且富而濁，何如貧而清也？」生固請方略。僧曰：「欲求富，汝盍速死？」生憤然曰：「弟子欲苟活，故望師慈悲耳！奈何敢求生，反得死耶？」僧笑曰：「不惜命，是致富之術也。爾自愛，宜其貧矣！」以手摩頂，揮令去。

生歸輒病，病且死，因憶前言，重投西院。僧曰：「汝富心未死，吾當度汝一嘗苦趣。」納之左袖而出。時巨室某，貌極陋而家資鉅萬，後房姬妾疲於奔命，得消渴疾，氣屬如絲，彌留牀席。

家人環守痛哭。忽顛僧自外至曰：「勿哀，吾能活之！」眾羅拜地下。顛僧啟右袖向某一招，而以左袖拂面，長笑而去。亡何，某竟躍起，環視諸姬妾，似不識者，逐一詢之，且課其家事。眾以為生魂未定，故至顛倒，急進以參劑。而其實，即真生也。

真生自幸作富翁，亦深自秘諱。日則鮮衣美食，坐內堂會計田產，陳金銀几上摩弄之。或乘怒馬，隨後僕，遨遊花街柳陌間。夜則擁諸姬妾，慶戰之興到，則以西江錦裁大被，覆珊瑚七尺牀，左釵右粉，作團圓會。自謂前身未經之福，盡享於此矣。一日，引鏡自照，見狀甚怪醜，不似前此之娟娟楚楚者，意頗不愜。

潛詣僧寺，始拜謝，繼以情告。僧曰：「汝求富得富，願已足矣！尚欲於聲色貨利中，還本來面目哉？」於屏後喚一弟子出。視之，真真生也！問其姓氏，笑而不答，但曰：「一領濕布衫，煩君代著矣！」僧拍手大笑。真生亦頓悟，即日祝髮投座下，作弟子。後隨顛僧入五祖山，竟不知所終。

鐸曰：「不入苦海，何知彼岸？此八萬四千佛子，皆從煩惱場過來人也。黃面禿驢，腳跟未踏實地，而到處談空，豈非夢？」

### 蟪蛄郡

戴笠，綉齋觀察孫也。性豪邁，脫略邊幅。好讀《山海經》及《搜神》、《述異》諸書。一日大雪，醉眠午榻，見貴官賚詔至，曰：「郡君見召，速請命駕。」戴亦不問為誰，整衣而出。見門外一奴，控果下駒，執策以俟。戴即躍登鞍上，貴官導去。

至一亭，解鞍暫憩。見亭前溪水澄碧，萬朵芙蕖，嬌映水面。戴曰：「如此嚴冬，那得有此？」貴官曰：「此新秋時也！」戴叱其妄，貴官笑曰：「君中華士，真少所見而多所怪！請為君言其崖略。」戴唯唯。貴官曰：「吾郡去中華四萬七千餘里，名曰蟪蛄郡。以日為年，朝則春，晝則夏，晚則秋，夜則冬，無紀年書，視四時草木以為候。今芙蕖出水，吾郡之新秋，中華之午牌後也。」戴大奇，欲再詢之。貴官怒驚起曰：「與君一席話，朔風漸凜烈矣！」戴一回視，果見芙蕖盡落，亭外古梅數本，含苞吐蕊，漸作凌雪狀。貴官促行，仍跨鞍而去。

見一城，榜曰：「延年」。男女衣著，小類中華，而項上盡懸金鎖，蓋用以祈壽也。時已薄暮，就宿外館。明日，至一富殿，貴官偕戴入見。貴官先繳旨。郡君曰：「汝去夏將命去，至今春乃復命耶？」貴官謝罪。戴聞之，知昨宵一宿，已同隔歲，因就拜座下。郡君起曳之曰：「卿知孤相召之意乎？」對曰：「鰥生愚昧，未測高深，乞明諭。」郡君曰：「孤有息女，未遭良匹，慕君盛德，敬奉箕帚。」戴頓首謝。時殿角薰風微動，蓋又交夏令矣。命賜浴涼殿清波池，進以冰綃衣、芙蓉冠，引入麗雲宮，與郡主成禮。錦天繡地，簫鳳笙鸞，瓊樓十二重，無此銷魂處也。

旋導入後宮，見郡主綠雲高綰，旁插丹桂一小枝，俯首而語曰：「秋期深矣！」宮娥即為郡馬易冠服，設宴天香亭。酒三行，郡主起，執爵為郡馬壽，歌曰：「人壽幾何？對酒當歌。當歌不醉，如此祭者何？」戴亦答以《天香桂子》之曲。郡主笑曰：「郡馬尚以為秋耶？」命宮娥捲簾，則冰簷垂簷，雪正在山茶樹上紅也。乃撒酒筵，以紅燭導入內寢。宮娥漸散去，促郡主緩裝，郡主曬曰：「三十許人作新郎，尚如此急色耶？」戴笑曰：「卿此間以日為年，則春宵一刻洵千金值也！」郡主亦笑。遂滅燭登牀，繡衾同夢。

迨朝暾甫上，而宮娥竟報海棠開矣。阿監奉郡君命，召郡馬賜櫻桃宴，三品以上盡陪侍。俄見一小宮人，以五彩盤進長命縵。郡君即命駕，敕郡馬於洗馬河同觀競渡。桂槳蘭橈，繡旗綵幟，魚龍百戲，迴翔簫鼓間。瞥見河畔柳漸作黃色，旋命回駕。一路紅樓，珠簾高卷，筵前瓜果，正兒女子穿針乞巧時。停鞭笑指，聯轡徐行，一時風交集。郡君謂郡馬曰：「此真『滿城風雨近重陽』也。」急縱馬而歸。比入宮，宮娥奔告曰：「郡主誕麟兒，請郡馬赴洗紅宴。」郡君命戴入視郡主，暖爐榻上，看兒提戈取印；試啼聲，真英物也，名曰阿英。由是戴日坐宮中，弄兒調婦。不半月，阿英已行冠禮。

又數日，郡君薨，郡馬權攝朝政。

一日，見郡主面有皺紋，鬢斑斑作白色。郡主曰：「妾馬齒加長矣！請為君置妾媵。」於是廣選良家充掖庭。夜與郡主坐鴛鴦寢，話曩事。忽問曰：「予來幾日矣？」郡主曰：「六十有二年。」郡馬曰：「勿相戲。憶與卿定情時，潛以指甲搔背癢，卿匿背仰臥，於驚起而就之。卿笑曰：『儂欲保棧道，特使汝度陳倉矣。』回思此景，宛然如昨。」郡主笑曰：「此君兩月前事，故言之歷歷。以妾視之，如絳縣老人對甲子矣！」

戴嗒焉若喪，低首籌思，忽懷鄉土，因乞與郡主同歸。郡主曰：「山川既異，歲序亦殊。君請暫歸，妾不能偕也。」明日，以朝政委諸阿英，束裝作歸計。郡主餞別於宜春殿，泣曰：「妾已暮年，且晚或填溝壑。如不以白頭見棄，願一來。」繼而曰：「轉瞬百年，來亦恐無濟耳！」阿英亦牽次泣下。戴大悲，戀戀不忍去。聞朝臣盡候送於哀蟬驛，不得已垂淚而別。

比及家，見身僵臥榻上，家人環集省視。岸然登榻，豁焉而蘇。問諸家人，曰：「君醉死兩月餘矣！」戴大呼異事。因有重來

之約，輾轉不釋於杯。

後三月，復夢入其處。問郡主。曰：「死已八十餘年。今葬於翠螺山。」比問阿英。曰：「仙矣！」問舊所御妾媵輩，曰：「盡亡矣！」朝臣相見，無一識者，遂鬱鬱而反。

醒而歎曰：「百年富貴，傾刻間耳；世有達者，不當作如是觀哉！」重閱《山海經》及《搜神》、《述異》諸書，俱無其說。囑予記之，以質世之好談荒誕者。

鐸曰：仙家有縮地法，不聞縮年法也。然麻姑雙鬢，一半成霜，青牛老子，已頽然曳杖矣。壺中日月雖長，一彈指頃耳，齊彭殤之論，洵非妄作。

### 蜣螂城

苟生，字小令，竟體芳蘭，有「香留三日」之譽。偶附賈舶，浮槎海上；忽腥風大作，引至一島。生捨舟登岸；覺惡氣熏蒸，梗喉棘鼻，殊不可耐。正欲回步，忽見一翁，偕短髮童談笑而來。見生，大駭曰：「何處齷齪兒，偷窺淨土？不怕道旁人嚇煞！」生怪其臭，退行三四步，遙叩姓氏。翁亦以手擁鼻；遠立而對曰：「予銅臭翁孔氏，此名乳臭小兒。因慕洞天福地，自五濁村移家於此。蒙鮑魚肆主人見愛，謂予臭味不殊，薦諸逐臭大夫，命司蜣螂城北門管鑰。汝遍體惡氣，若不早自斂藏，將流染村墟，鬱為時癘，其奈之何！」生欲自陳，翁與短髮童大嘔不止，蒙袂疾趨而去。生大異，欲徵其實，以兩指捺鼻而行。見一處，盡以糞土塗牆，四面附蜣螂百萬，屹如長城。生振襟欲入，忽聞城中大嘩曰：「瘴氣來矣！速取名香辟除戶外。」生遙睨之，牛溲馬勃，門外堆積如山陵，生益不解，忍氣竟入。見生者，狂奔駭走，不顧而唾。生亦惡其穢，反身而遁。眾喧逐之。生失足墮函藩，撐扶起立，懊悶欲死。而眾已迫及，欲縛生，遍體摩嗅，自頂至踵，忽大驚曰：「何頓穢澤若是，真化臭腐為神奇矣！」急謝過，引生居客館。廁石作階，溝泥墜壁。庭下有一池，色如墨，生解衣就浴，愈濯愈臭，且漸透入肌裡。生急起，仍取舊衣著之。

翊日，有富商馬通家招飲。延至一堂，顏曰「如蘭」，旁有一軒，曰「藏垢」，軒以後曰「納污書屋」。筵上無他物，餒魚敗肉，蔥瀼蒜菹而已。生自浴後，亦漸不覺其臭，大啖之。已而自探其喉，穢氣噴溢。主人鼓掌而笑曰：「氣佳哉！蕉蕩可同器矣。」孔翁聞其事，不信，訪於客館。見生，愕然曰：「君真沾己自好人也。舊時羶行，糞除盡矣！」遂與訂莫逆交。

生恐賈舶久待，詣孔翁告別。翁張筵餞之。引入後室，見三十六龕，森森排列，龕中金銀皆滿。翁取赤金數錠以贈。並喚一女子出，蓬頭垢面，而天然國色，翁笑曰：「此阿魏，即蒙不潔西子後身也。君無室，盍挈之行。」生拜謝，捧金挈婦，辭別還舟。

賈人失生半月，維舟凝待，遙見生來，大喜。甫登舟，穢氣不可近。陳金几上，尤臭不可堪。及阿魏登舟，萬臭盡辟，眾心始安。

後歸家，生偶遊街市，人輒掩鼻而過。惟與阿魏居室，則不覺其臭。出所贈金易諸市，人大怒，擲而還之。三年，阿魏死，生所如不合，鬱鬱抱金而沒。

鐸曰：「蜣螂抱糞，人惡其穢。而轉之金顏篤禱中，適速之死耳！以是知生於香者，亦必死於臭也。紅粉長埋，黃金失色，止剩個臭皮囊，無從洗滌矣。哀哉！」

### 鬼嫖

五弟芷生，癸卯登賢書第一。丁未歲，計偕北上，夜投富莊驛旅舍。客滿，借宿村莊。時月浸破簾，風鳴敗紙，伏枕不能成寐。起步前庭，轉入後舍，見荒園廣可三畝。有禿鬚嫗，蹣跚樹下，高語曰：「今夜風月頗佳，客中兒必有作青樓夢者，盍召之來！」已而群豔盈集。嫗作微怒曰：「汝等日坐閨中，賭樗蒲，嗑瓜子，長恁嬌惰，爾娘喝朝露度長日耶？」群唯唯聽命。嫗附耳久之，群向東南角招以手。亡何，眾客至，商服儒冠，不一其類。鋪五色氈，席地團坐。姬往來蹀躞，陳肴列饌，似儲待者。繼而酒闌，笑語亦漸倦。嫗鼓掌笑曰：「窗燭灰矣！銀河鵲橋已駕，癡牛騃女，猶相對作閒坐哉？」眾盡起。嫗導以燭，群豔擁客轉入一草蓆去。

芷生素負膽力，潛往瞰之。見中設數十竹榻，眾客各抱一夜叉臥，鼻聲四起，朱髮俱肩，血唇遞舌，間有枕鬼面於臂，而夢中喃喃作嬌喚者。正驚駭間，一老夜叉手持銅管，約長七寸許，向客腦後插之，嗚嗚作呼吸聲。捫捥幾遍，未至一客，曰：「是無腦者。且遍體酸中作臭氣，令人殊欲嘔。」揉其目，曳於牀下。芷生拍檻大呼曰：「門外有莽漢，老魅何敢爾？」眾嘩然曰：「新貴人至矣！」轉瞬盡散。

候天曉，登車就道。見富莊驛諸宿客，盡呼腦痛。中有一人，目腫如桃。詢之，以秀才納監，入都謀上騰錄館者。芷生微哂之，是科捷南宮。

鐸曰：「脂刀截骨，花箭攢心，一片歡場，即狼羅剝湯沐浴也！不早回頭，恐鹽其腦者至矣！」

### 神賭

穹隆山廟，廊下有神像二，緋袍錦帶，烏帽皂靴。其旁各塑一夫人像，珠冠繡帔，儼同命婦。二神同院居，僅隔一牆。

一夕，有廟祝宿廊下，忽見左座一神，竟趨右座曰：「今夕更漏頗長，伏枕不能成夢，盍一作樗蒲戲？」右座者笑曰：「牧豬奴！賭興又發耶？但我輩近日香火零落，何得有現注？」左座者曰：「請以籌馬，負者明日覆算。如不歸，當以新婦准負債。」右座者笑諾。於是，折香為籌，鋪氈作席，二神相對坐，呼盧喝雉，約兩時許。右座者起笑曰：「熱中人敗北矣。」

歸且休，明日當以七香車送新婦來也！」左座者喪氣而散。廟祝異之，明夕，仍宿廊下。見右座者竟詣左座，責負甚急，並索婦；夫人聞之，怒詬其夫曰：「黑心賊！汝當日在修文殿齋選時，幸儂脫筭理資緣得一官。今以淫賭，輒將枕邊人作孤注，天下負心人有若是哉？」左座神垂首不作一語。右座者索愈力，狂嘩不休，繼以漫罵。幸其婦隔牆喚，始引去。自此，無夕不爭。

廟祝厭之，白於董事，竟具鼓樂，送左座夫人亦登右座；喧聲始絕。而所隔一牆，旋修旋記。識者曰：「是新夫人不忘故夫也。」命築牆者留一穴以為瞰夫之地。牆自此遂不復圯。至今土人呼為輸贏廟。好賭者引為笑柄云。

鐸曰：「貪淫殞命，好博傾家。花骨頭之禍，不減於粉骷髏也！謂予不信，請虛左以待。」

### 夢裡家園

淮南阮生，小字莘郎，幼失怙恃，相依乳媪家。一日，夢父執某招之去，曰：「汝父近作泰山宣敕司，有遺宅在東門外；命汝掌守，勿教荒落。」遂相將俱去，約三里許，曰：「此予家也，幸少憩。」

攜手而入，見一垂髫女郎，當窗理繡，戲唾絨粉壁上，以指甲挑作雙連環，對壁嬉笑；某嗔喝曰：「客來矣！倚嬌弄憨，是何態度？」女郎抱繡而走，金剪墮地，回身笑拾，私語曰：「何來生客？直恁叱咄喝辟人？」生問為誰。某曰：「此予癡女，年十五矣。前為楚江王妃刺博山交龍錦，觀者贊其慧心。然無母之兒，未免幼失教訓耳！」生極力稱獎。

少頃，相攜出戶，復至一處，曰：「是即汝父所營之菟裘也！」出鑰脫鍵，重重啟辟。堂與藩廚悉備。後有樓三楹，中貯書籍玩器，左則錦繡盈箱，右則金銀滿庫，幾於目迷五色。某曰：「此汝父二十年心力，守之勿浪擲也！」生俯首小語曰：「未有室家，與誰同守？」某曰：「汝未聘耶？如不棄嫌，願以癡女敬奉箕帚。」生頓首謝，並問其期。某曰：「視明夜三星照鴛鴦樓角，吾當以油壁車送新婦來矣！」言畢而去。即有婢僕數輩，鬻身門下。生命掃除庭樹，設几列筵。

庖人樂部，及一切瑣碎事，無不預為經理。憊極就寢，一轉側間，依然乳媪家破牀革榻也。初疑妖夢無憑，付之一哂。明夜，仍至其處，即有婢僕輩，迎候於門曰：「魚軒已發，乞新貴人更衣以俟。」時堂上蟻織高燒，笙歌迭奏，重廊復榭，處處張以錦幄。亡何，綵輿停駐，籠燈數十，簇擁花氈，與新人交拜訖，導入內寢。燭花影裡，卻扇偷窺，較初見時尤矜嚴也。緩裝卸服，擁入重幃，夫婦之樂，有過於畫眉者。

曉雞三喔，著衣下牀。但見乳媪抽衣疊絮，摸索牀頭。攝神凝想，自辰及酉。偶倦伏几上，一青衣婢至曰：「閨中有命，乞主人移玉。」生遂去。入門見報喜者環立堂下。生不解，入問細君。曰：「妾聞修文殿缺一掌案官，以千金寄吾父，竇緣得此職。

請為郎易冠帶。」生笑曰：「僕向欲青一衿而不可得，今而知得官自有術也。」遂華服乘軒，上修文殿公署。繼往岳家致謝而歸，謂新婦曰：「閒曹不足致富，尚當治生產。」出囊中金，命幹僕作負販計，買絲積穀，幾同壘斷。生日在夢中，出了公事，人操會計，婦亦勤儉持家。不十年，擴充父業，為黑甜鄉第一富貴家矣！

生每誇諸乳媪。乳媪曰：「惜是夢境。不然，官人大富貴，當不向此間作啖飯處。」生大笑曰：「吾以醒為夢，以夢為醒。半生衣食吃著不盡矣！且天下享富貴者，何必非夢中之人哉？」遂作《述夢記》以自志。予文其說，以告世之日在夢中者。

鐸曰：「吾嘗謂富貴中人，不過做得一場好夢。然則做好夢者，亦當以富貴中人目之。惜乎好夢不長，富貴無幾時耳。若阮生者，可以長富貴矣！」

### 命中姻眷

真州丁生，年十七，聘衛氏，未娶而夭，將論婚世族，就術者算之。術者曰：「君命不宜耦人類，後當娶獸婦。」丁怒曰：「予即不肖，亦駟然人面也！何至下婚於毛族？」術者曰：「以命論之，當不爽。」百計求凰，果無一遂。

後薄游於楚，泊舟中峽。忽有猿雛數十輩，緣崖而下，躍登鷁首。舟人喧逐之，擔囊負篋，紛紛登崖而去。正嗟異間，數老猿舁一籃輿至，牽曳推挽，捺生入坐。舟人力解不脫。扶輿上肩，飛登絕壁。至一洞府，累石為門，塗泥作砌。生不得已，下輿入，堂上一翁拱立而俟，狀貌不甚詭異，曰：「汝丁慶雲之子耶？」曰：「然！」翁曰：「僕與爾父為總角交。十八年前，浪跡於此，因贅於袁氏，生一女，未遭良匹。今幸文旌遠駐，故令童僕恭迎。倘不以異類見憎，願諧婚媾。」生赧棘未敢應命。

忽一老婦出。翁曰：「此拙荊也。」生略睨之，碧眼赤肥，兩權毛卷如反蠅，向翁耳語，喋喋不知作何詞。裝女覆巾而出，曳令交拜，導入別洞。揭巾微視，額下毛濃團裹，人面不知何處。生憤氣而寢。夜半，女潛就之。生叱曰：「爾欲通人道，當俟皮毛脫落時也！」女慚而退。

明日，臨澗自照，似深恨其醜，遂奮身投於澗底。失大聲呼救，一家奔集，指揮眾輦，力引而出。扶掖歸洞，蒙被僵臥，竟體發痛，痛定而癢。女爬搔幾遍，毛應手墮落，積如亂絲。教日而起，面白皙如玉，益以秀麗。視之，真天人也！生笑曰：「今而知人獸轉關，止爭一番洗伐耳！」是夕，遂同寢處。

明晨謁其父，父驚喜欲狂。母見之大怒，曰：「生女不肖，老奴亂我種矣！」因詈其夫，並逐其女。翁急具肩輿二乘，令女隨媼仍送至舊處。

舟人自先生後，凝待將及一月，見生偕美婦來，大喜，載與俱去。後生自楚反，重至其地。女欲定省其父，而峭壁危崖，無路可入，零涕而歸。

鐸曰：「一日伐毛，百年美眷，即謂術者之言不驗可耳！」

### 臭桂

祁門縣署東，桂樹一株，花而不香，土人醜其名曰「臭桂」。一夕，有道者偕老翁乘月而來，吟嘯其下。道者指樹笑曰：「此蟾宮第七株也。」翁曰：「月府仙葩，其香倍於鷲嶺。茲何索莫若此？」道者曰：「記八百年前，月主新廣寒殿，緣此樹礙其殿角，命吳質移去。適被罡風吹墮塵世，偶為錢神拾取，將植諸銅山之上，因而其香忽斂。錢神惡之，棄置於此。」翁曰：「銅臭逼人，疾之固善。然簸弄狡獪伎倆，反由此而得臭名，亦矯情者之自取也！」道者笑曰：「吾當為花一洗此辱。」舉袍袖繞樹三匝。亡何，異香飄拂，馨聞數里。忽西風頓作，金粟紛紛墮地。花中各現一美人，霓裳羽衣，蹁躚起舞。中有一女子，掠削作鳴蟬髻，旁貼翠鳳翹。鳳珠銜赤珠一粒，光與月色相射。道者曰：「阿簫侍姮娥寵，久不隸鈞天部，今夕當為我一歌。」女子含笑，倚樹而歌曰：

金風飄兮玉露晞，天孫遲我兮銀河之西。嫌龍腥兮不肯騎，跨彩鳳兮拚飛。銅壺漏轉兮星影低，玉宇高寒兮我將誰依？攬桂樹號涕洟，逝將去此兮與子同歸！

歌畢，西風又作，煙飛霧卷，美人忽不見。所墮花，仍吹醫綴滿樹。翁曰：「得今夕一番遊戲，而此花留香萬古矣！」道者曰：「無聲之聲，乃為正聲，無味之味，乃為至味。吾終願以無香全此花之真也。」復舉袍袖拂之，香氣盡散，偕翁談笑而去。

鐸曰：「淇園綠竹，盡塞瓠河，鐘寺喬松，且充塵尾，蔡中郎座上琴材，亦曾從擧下來也。歸真反璞，終身不辱，吾於此樹信之。邠原繫錢樹上，當世神之，遂成淫祀。此樹不為錢奴所惑，宜湮沒無令名也。然抱此孤芳，終邀獨賞，有志之士，尚當以此為法。」

### 祥鴉

俗傳鴉報吉，鴉報凶。故聞鴉噪者，咸有喜色；一聞鴉聲，群必厭逐之。而予獨好鴉而惡鵲。庭中舊植槐樹一株，鴉巢共顛。遇雨晨雪夕，鴉無所得食，必設米於庭而飼之。每當朝曦初上，鴉即迎日而立，刷項梳翎，翹尾側目，備極其態，而獨不善於鳴。

予時拍手喧呼，以引逗之，而鴉殊緘默之甚。

戊子元旦，飛鳴入室，三晝夜不去，予於是秋報捷。寄托應禮部試，家中人佇望泥金，曉起拱侯樹下，冀其一吐好音，而鴉竟掉頭不顧，予亦下第歸矣！

癸卯春，鴉聲大噪，是年予弟芷生登賢書第一。遂設食庭中，招鴉而告之曰：「予五薦不售，已不作春明夢想。自今以後，無復相煩。俟吾弟得意南宮，當養精蓄銳，努力作鳳凰鳴也。」鴉首肯者再。是冬，大風覆巢，折其左翼而斃。

迨丁未歲，吾弟成進士歸，百千烏鴉，噪集盈門。予追念是鴉，欷歔累日。

蓋鵲但知因人成事，而鴉實能識人於未遇時也。爰志之，以告世之惡鴉而好鵲者。

鐸曰：鳳鳴啾啾，鴉鳴呀呀。鴉豈其苗裔耶，何聲之和也？若獻媚如鵲，庸惡陋劣，殊不耐聽。朱丞相遇之，當燎其毛，王荊州見之，定探其轂。